

世界盃 中國球迷看到了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近日，對於中國是否能轉播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的話題甚囂塵上，引起各界關注，不少球迷憂慮，若版權未能落實，14億觀眾可能無法在電視上觀看這場全球盛事，屆時便會有為數不少的失望球迷，相信是大家都不樂見的结果。

雖然有球迷會親臨現場，但全世界絕大部分觀眾仍是依靠電視轉播去收看世界盃。過往許多人認為在電視機前看如此盛大的國際賽事是理所當然，但卻很少留意其實背後需要支付高昂的轉播版權費。當然，版權費主要取決於賽事的重要性、觀賞性和全球關注度。世界盃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體育賽事，版權價值自然極高。

雖然世界盃已是成熟的國際品牌，亦解釋為何其版權費如斯高昂，但其實主辦成本也十分龐大。今屆美加墨世界盃，除了運營的各種行政支出外，只計獎金亦不是小數目，冠軍獎金高達5,000萬美元，亞軍3,300萬美元，即使第17名至33名的球隊也有1,500萬美元獎金，每隊出場費亦達150萬美元。此外，FIFA還需資助全球各會員協會發展足球，香港足總亦是受惠者之一。

而收入方面，FIFA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門票、商品銷

售、商業贊助及電視轉播版權，其中電視版權是重要支柱。FIFA作為一個專業商業機構，致力將「世界盃」打造成高價值產品，並透過版權銷售獲利，賣方希望賣出更高價格，買方則需衡量是否值得。

今次中國與FIFA的談判，本質上就是版權價值的拉鋸。FIFA專業團隊評估後，認為中國市場價值巨大。上屆世界盃央視收入約50億元人民幣，今屆市場價值估計超過100億元人民幣，自然有能力負擔較高版權費。上周FIFA高層親赴北京商討，一方面因FIFA不願失去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，另一方面也要向各大贊助商交代，若失去中國市場，對已投入巨額贊助的合作夥伴難以交代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購買版權只是開始，電視台後續還需投入大量製作及宣傳費用，有時甚至超過版權費本身。今屆香港因競爭較少，版權費較為合理，球迷可安心在家觀賽。但未來各項大型體育賽事的版權談判，仍會持續面對討價還價的局面。

日前FIFA與央視雙方最終達成共識，14億球迷觀眾終可觀賞美加墨世界盃，目前就考驗體育傳媒人及央視如何在這段時間內做好轉播工作，讓廣大球迷能順利欣賞這場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。

煙雨霏霏走莽山

方寸不亂 方芳

老同學十勇士，挑戰了一座號稱「不用爬的山」。湖南莽山五指峰景區，是全國首家無障礙山嶽型景區，海拔1,600米的山嶽，有全國最長的觀光纜車索道，50層樓高的懸崖垂直觀光電梯，加上幾段接駁扶手電梯，還有輪椅升降台，想「爬」都沒機會哩！

出發前天氣預報雷陣雨，頗令人擔心，山下餐館老闆卻派定心丸，以本地人的經驗說：「放心去玩，雷陣雨晚上8點才來！」你信經驗還是科學？走在懸空觀光棧道上，這一刻天空放晴，當然是「老闆沒講錯」；忽然灑起雨來，還時大時小，這一刻「老闆講錯了」！接下來，奇怪的是，細雨灑來是無雨，眼前迎來雲海、奇松、怪石與險崖，忽隱忽現五指峰，金鞭神柱擦身過，煙雨霏霏走莽山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
景區少不了刺激項目，懸崖蕩繩、攀崖天梯、星空帳幕，讓城市人感受山野夜色，躺臥觀星，日出喚醒。相信年輕人會感受到，「陪你看日出的人，比日出本身更浪漫」。

細味景區警句，「沒有低頭的勇氣，就沒有抬頭底氣」，「請退出地球群聊，你的人生你說了算」，「你就是自己人生的導演」……在盡情吸氧的同時，哲理感悟有點上腦，同學少年，領着不知未來的「劇本」，無畏無懼，向人生的新高度衝刺；今天，老同學以良好的心態，演繹出美好人生，此刻才驚覺，導演原來就是我們自己。同行者被莽山雲海震撼，不禁與張家界比較，如果從視覺衝擊力來說，當然是「一哥」張家界了，地貌壯闊、奇峰林立、氣勢磅礴，有寬銀幕電影感，然而就因名氣大，遊人太多，無論步行、電梯、排隊，人潮如湧，打卡爭位，要有點耐心；而莽山五指峰景區，地貌和氣勢當不及張家界，名氣只是「張家界第二」，但她勝在原始感強，連綿山脈，多層次感，局部奇峰，細膩精緻，人少寧靜，適合深度漫遊。此刻內心呼喚，最愛只有誰？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

莽山因莽蛇出沒而得名，莽蛇「烙鐵頭」，莽山是全球唯一分布地，全球野生僅存300至500條，屬瀕危物種，是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。莽蛇白天多隱伏於陰暗茂密植被或山洞，居於較高的寒冷山頂，被發現機會極低。



五指峰景區的星空帳幕。作者供圖

漁人碼頭的魅力

七嘴八舌 小臻

漁人碼頭這個詞印入腦海中是從電影《秋天的童話》開始，因大家都講在舊金山（三藩市）的漁人碼頭拍攝哥與鍾楚紅相遇，是浪漫愛情故事的爆發點，所以漁人碼頭成為香港影迷感受異國情調的夢幻地點。那時候幼稚得以為只有三藩市才有漁人碼頭，更是去美國必遊之景點。後來才發現原來不少城市都有漁人碼頭，只是有些城市將漁人碼頭打造成旅遊點，有些只是當漁獲交易場，當然是前者較聰明。

城市中的旅遊資源是需要生活中發掘和包裝，不似郊外的景點都是天賜的自然風光。

三藩市漁人碼頭是城市地標之一，吸引無數遊人，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39號碼頭了。當捕魚碼頭的功能漸漸消失，這裏變成了集購物、娛樂、美食於一體的綜合休閒市場。這裏具天然地理優勢，可以遠眺惡魔島、金門大橋和舊金山—奧克蘭海灣大橋。在45號碼頭停泊有二戰時期的SS Jeremiah O'Brien戰艦與潛水艇。除了睇風景，這裏也是購物用餐的好地方，找一個臨海的餐廳，一邊欣賞海景，一邊享受肥美的螃蟹海鮮，必吃在地經典酸麵包，一碗蛤蜊濃湯，或到海邊看看正在享受日光浴的海獅。相比三藩市，溫哥華的列治文市漁人碼頭較小型，亦是遊客必到之地，由知名的歷史漁村打造而成，市場規模不是太大，短短一條浮橋上有幾檔賣海鮮的檔口，以三文魚和斑點蝦、海膽為主。海獅不多，只有一二隻。

但有海濱美景看，步行於木棧道，可欣賞色彩繽紛的浮動房屋和釣魚船及夕

陽。參觀「不列顛尼亞造船廠國家歷史遺址」和「史蒂夫頓博物館」時可買紀念品，碼頭日式餐館甚多，可享用新鮮刺身。再看台灣的淡水漁人碼頭也是著名景點，香港人去台灣乃必到之處，碼頭以「淡夕夕照」與「情人橋」聞名。該處擁有浮動碼頭、木棧道、觀光漁市及福容大飯店的「情人塔」，是約會與賞景的多功能景點。碼頭原木棧道是拍攝淡水河日落餘暉的絕佳地點，夕陽夕照是台灣八景之一。

鄰近的澳門也有漁人碼頭，坐落於外港新填海區海岸，是充滿歐洲風格的建築。碼頭集美食、購物、娛樂和主題公園、住宿及會展設施於一體，是澳門半島最大的主題式休閒娛樂熱點同旅遊綜合體。那麼，香港的漁人碼頭在哪？香港仔的漁人碼頭簡直不成氣候，一個簡陋的漁市場，一個小碼頭有幾隻小船在載遊客遊香港仔漁港，觀看水上人起居生活。然後可以品嚐艇家餐廳的新鮮海鮮，就叫做探索漁民聚居的避風塘風貌，感受香港漁村文化與風情！哎……在今年3月有報道指政府正致力於將香港仔打造為「遊艇旅遊綜合區」，計劃擴建香港仔避風塘，但主要是為解決遊樂船隻泊位。請政府考慮下是否應該同時規劃、打造一個似樣的香港漁人碼頭，好讓來港的旅客多個景點呢？南區其實有很美麗的海岸線，不應浪費了天然資源。



溫哥華列治文市漁人碼頭。作者供圖

夢裏故鄉

百家廊 鄧訓晶

昨晚我做了個夢，清晨醒來，夢裏故鄉的一切情景，還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。

我回到了石燕橋老家，走進長不過千米，寬不過六七米的小街，眼前的一切，是那麽親切而又陌生……

古樸的小街是我魂牽夢縈的地方，漫步鋪滿青石的街道，小時候的那一幕幕，都與記憶重疊。那時街上沒有電燈，只有臨街人家星星點點的燈火，我們卻在黑燈瞎火的地方捉迷藏。那些熟悉卻閉着眼睛都知道的地方，小夥伴藏在哪裏都能找到，每天晚上的歡笑聲一浪高過一浪。

有月亮的晚上，我們就坐在街沿坎上點兵點將。點到誰的將，誰就要念一首童謠。腦海裏還記得「張打鐵，李打鐵，打把剪刀送姐姐。姐姐留我歌，我不歌。我到張家橋下歌，螃蟹把我耳朵咬個大缺缺。張補鍋，李補鍋，幫我補個爛耳朵。」「天上星，亮晶晶。我在地上數星星，數呀數呀數不清。」「天老爺，快下雨，保佑娃娃吃白米。」……這些童謠伴隨着我們快樂的童年。

那時大家都很窮，穿着補丁襖補丁的衣服，喝着能照見人影的稀飯，我們卻很快樂，那種快樂是如今錦衣玉食的孩子體會不到的。

穿過熙熙攘攘的街道，走進我們的小院，這裏曾經住着十來家鄰居。那些相

處的歲月裏，我們和睦友愛，鄰居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。看到鄰居三姐家，一下想起了當年三姐出嫁的前一天晚上的情景。我們一群小夥伴在窗下使勁喊：「新娘子，坐轎子，掉下了，成駝子，」「大姐嫁到順河場，二姐嫁到桃花崗；只有三姐不會嫁，嫁給一個放牛郎。」三姐夫有點捲舌，我們就揭短：「卷巴郎（捲舌），喝米湯；打爛碗，怪婆娘。」被各自的媽媽抓回去臭罵一頓，說人家三姐出嫁當新娘子了，你們竟說些亂七八糟不吉利的話，該不該挨打。我們問該說什麼呢？媽媽就教我們，要說「么姑兒十七八，頭髮兩分叉，今年來打發（就是出嫁），明年生個胖娃娃。」

來到我家門前，老屋已經破舊不堪，還倒了一面牆，倒掉的是我蹦蹦跳跳的整個童年，令我唏噓不已。剩下的是依舊沉默的老牆，抑或是依舊沉默的歲月。小院旁邊矗立着幾座新樓房，卻沒有我記憶裏泛黃的老屋溫馨。環顧四周，兒時的玩伴早已失散，像蒲公英的種子飄向四方。如果再次相逢，還能認出已被風霜浸染的臉龐，還會像從前一樣嘖嘖喳喳喧鬧四季嗎？我靜靜地坐在老屋門前的石墩上，梳理紛亂的心緒。

一陣風拂過，遠處傳來一陣歌聲：「么兒勒，你跑那麼遠幹啥子嘛，一天爬坡上坎，你遭不遭得住嘛。么兒勒，你跑那麼遠做啥子嘛，一天熬更受夜，

你記不記得到按時吃飯嘛……」聽着這首剛上過元宵晚會的四川清音，似乎猛然聽見了媽媽在遙遠的地方喊我，可老牆上只有媽媽的照片，我頓時淚流滿面。我也想起了我的「么兒」，跑那麼遠做啥子嘛，想見一面不是飛機就是高鐵折騰一番。

默默擦乾眼淚，走出後門，屋後是一片大山，山腳下有一口古井，那條濡濕殘舊的石梯，泛着歲月打磨的光。還記得我和閨蜜九妹才十來歲時，為給忙碌的父母分擔一些家務就學挑水。開始挑水桶一半的一半，挑得肩頭紅腫，但我咬牙堅持。慢慢長大了，挑半桶，然後滿滿一大桶，挑起來還健步如飛。

我信步來到小河邊，水碼頭巨大的洗衣石還那麼光滑。當年是當街長的父親，帶人抬來安好供大家洗衣用的。小河一如既往的清淺，河裏的小魚兒還在水中穿梭，岸邊的楊柳依舊青青。一茬茬的人來了又去了，靜靜流淌的小河，帶走了一個又一個久遠的故事。佇立岸邊，山如黛，水似情，眼前就是一幅水墨丹青，在畫裏歲月已老，而景色依舊。這畫面讓我重拾一段時光，約見遺忘已久的那山那水，也讓我讀懂了故鄉山的厚重，水的靈韻。

經年的故事，透着幾分紅塵煙火味。我多想回到這裏，聽山林松濤，看雲捲雲舒，享受古老與安寧。歸途如夢，陌上花開，可否緩緩歸矣？

各人頭上一片天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我家兄弟姐妹，最令父母經常對人提起感到驕傲和安慰的是，他們幾個兒女，小時候從吃喝到玩樂，從未有過任何爭吵，成長後也不曾沾染過煙酒賭博之類壞習慣。

雖然我們兄弟姐妹各有不同愛好和志趣，但也有個最大的相同點，就是大家都有強烈的求知慾，而且對所喜愛的項目，從小到大都沒改變過。大姐一向喜歡旅行，退休後夫婦甚至比上班的日子還忙碌，每天都在計劃風和看風景，加拿大附近的國家遊遍了，近幾年醉心內地的雲南和四川省，春夏秋冬每季至少各遊一遍，說要感受當地不同季節的晨昏和天氣。

小妹愛上國畫以後，除了勤於畫苑走動，大多數時間還是在自己畫室中與丹青墨彩為伍，國畫老師說她成績不錯，建議她開聯展，她一點都不動心，全不介意人家笑她孤芳自賞，說

畫是私人的事。除了跟自己的畫伴「對談」，每年寄來為我生日而畫的條幅和斗方，就看出一年比一年來得用心。

兩個兒兄同樣愛書，大哥搜集中外作家絕版名著；二哥也是從早到晚手不離書，在美國求學和在加時滿室英文藏書，在港便買盡自己喜歡的中文書，而且視書如命，他的書誰都碰不得，飲冰時一滴水不慎跌落書頁便另買過一本，從來買書不借書，也不踏足圖書館，他的書寧可送人不借人。

小弟同樣喜歡閱讀，書櫃陳列的書，數量也十分可觀，但是內容卻與大哥二哥完全不同。從另一角度看，品味比較接近大姐，收藏的書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名家遊記大型風景畫冊和地理常識之類，但是他平日走動的地方，總離不開住所3公里，環境寬裕了也不買車，亦不常搭公車，我們常笑他是個足不出戶的旅行家，他最心愛的寶物，可能是指頭撥動過千萬次的地球儀。

談到我的書，又是另一天地了。



萬卷書VS萬里路。作者供圖

達斡爾的丹頂鶴

琴台客聚 伍杲

我是因為「五一」假期到齊齊哈爾艾平大哥的舊居「避節」認識安曉霞的。

東北人好客，我到了齊齊哈爾，艾平大哥夫婦便接連安排接風宴，一宴接着一宴。忘了是第幾宴，來了兩位女作家，一位是生得明媚、巧得濃墨重彩的於望，另一位便是個頭小巧、親切隨和，頂着一頭白髮，卻有着一張純粹的童顏，猶如鄰家姐姐般的安曉霞。見了兩位姐姐，皆有「與君初相識，猶如故人歸」的好感，又因彼此都是女性寫作者，更是相談甚歡。

安曉霞看似低調隨和，卻是語出驚人，讓她喝酒，她直言自己「犯病了」，不能喝。聽到她的「犯病了」，我也「犯暈了」，因為在我以往的語言經驗裏，「犯病」並不是什麼好詞，繼續交談才知道，安曉霞是真的因為旅途疲勞，眩暈症發作，也才得知，她是現今僅存十餘萬人的古老達斡爾族人，說話直接、乾脆，不繞彎子。

席間安曉霞消失了一會兒，我正擔心她是不是眩暈症又犯了，她竟抱着一箱我剛誇讚

過好喝的北大倉酒重新回來，而後又悄悄塞了一件小禮物，放進我放在一旁的外套口袋裏。打開來看，是一枚很精緻的掛件，上面繡着一隻美麗的丹頂鶴，用的是達斡爾族非遺傳統繡藝。安曉霞說，丹頂鶴有忠貞、堅毅、高潔、自由等諸多意象，所以特意選了送我。說話間半點不見外，就像我本就是她久未見面的妹妹。我也毫不拘束地喊她曉霞姐。

知我是天主教徒，想去附近的教堂望彌撒，曉霞姐第二天一早就開車來接我，將我送到教堂，全程陪我望完彌撒，又帶我去吃了早餐，把我送回住處，才去忙自己的事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我在路上隨口提了一句想去羅西亞大街，到了下午，曉霞姐又開車來接我，陪我逛了羅西亞大街，圓了我這趟「假期旅行」的小願望。

可這樣隨和、謙遜、低調的曉霞姐，從來不是一個普通的鄰家姐姐。她退休前是一名中學音樂教師，更是一位頗有成就的達斡爾音樂學者、民族文化傳承人。她一直致力於達斡爾族音樂的挖掘、保護、研究與傳播，為此還創辦了齊齊哈爾市群藝館樂民族童聲合唱團，旨在用童聲合唱，讓達

斡爾族的孩子建立文化自信，傳承母語與民歌；她編著的《達斡爾族音樂志及研究》，是首部系統梳理達斡爾族音樂的專著，填補了這一民族音樂研究的空白。

更讓我由衷欽佩的是，曉霞姐早在近20年前，就自費走遍新疆、內蒙古、黑龍江、北京等達斡爾族聚居地，走訪、搜集、整理了大量珍貴資料，為瀕危的民族音樂傳承做了許多事，被媒體譽為「達斡爾族民歌的守護者」。還有讓我自愧不如的：同為劇作者，我寫的歌僅為抒發個人情感，而曉霞姐擔任編劇與顧問的電影《多日根的婚事》，聚焦達斡爾族婚俗非遺，用影像記錄下日漸瀕危的民族習俗，把一己熱愛，活成了守護一方文脈的使命。

齊齊哈爾被譽為「鶴鄉」。離開那天我順路去了丹頂鶴聚居的扎龍自然保護區。還未走進保護區，就看見一隻和我身高相差無幾的丹頂鶴悠然立在公路邊，彷彿專等我前來。丹頂鶴振翅遠去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就想起了曉霞姐。她就像一隻會唱歌的丹頂鶴，生於鶴鄉，守着故土，把滿心赤誠，都唱給了這片土地，唱給了行將遠去的民族根脈。

維港畔觀園尋藝

欣有靈犀 王欣

5月中間逛尖沙咀，趁着閒暇走進香港藝術館，原本只是想躲一躲炎熱、消磨午後時光，沒想到一踏進展廳，就被「園美生活——中外園林藝術」特展深深吸引，不知不覺駐足兩個多小時，滿心寧靜又治癒。

這場展覽的節奏很舒服，順着「造園、遊園、賞園」3個層次慢慢觀賞，不會讓人覺得凌亂、費力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展方巧妙將東西方兩位大師的作品並置對照，令人驚喜。

站在莫奈真跡《睡蓮池》前，能真切感受到光影流動的溫柔。畫裏的池水、草木、光線細碎又真實，完美呈現西方園林講究的層次、秩序與幾何美感；轉身望去，張大千《八德園迎客徑》水墨鋪陳，筆墨淡雅，路徑曲折，把巴蜀園林的幽靜、空靈與隱逸之美盡數呈現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兩位大師都熱愛造園。莫奈終其一生癡心打理花園，以自然入畫；張大千旅居海外，也親手營造屬於自己的一方園林。一東一西，一水墨一油彩，讓人在走動觀展之間，真切體會到東方「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」的自然意趣，以及西方講求規整、理性的審美觀。兩種美學相互映照，不對立、只相融，看得人心裏格外通透。

展覽的細節安排十分貼心。特色語音導覽生動有趣，換個視角聽古今園林故事，不會枯燥；互動裝置還原「曲水流觴」的古人雅趣，大人小孩都能輕鬆參與，讓藝術不再遙遠。

同期的「當下——香港藝術展」也令人心生歡喜。19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樸實又真誠，記錄着香港的日常風貌與城市溫度，讓外來旅客看見港式風情，也讓本地人讀到屬於自己的生生活記憶。香港藝術館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這般中西兼容、雅俗共賞。展覽不刻意高調，卻極具質感，憑藉多元、專業的策展水準，當年吸引海內外遊客專程前來觀展。展廳三面落地玻璃窗是獨特的亮點，逛累了隨性坐下，冷風輕拂，抬眼就是維港海景，城市風光與室內藝術融為一體。

一場展覽，看盡古今園林、東西美學。在喧鬧的尖沙咀街頭，香港藝術館守住一方安靜的藝術天地，讓人在漫遊觀賞之間，遇見美、看見文化，也收穫一段舒服放鬆的難得時光。展覽至2026年7月29日結束，免費入場。



「園美生活」——園林藝術展。作者供圖